

往事随想

父亲的背影

李 剑

但父亲还是顶着压力顽强地成长，生就了一副一米八的身板，除了学习成绩优异，还酷爱体育运动。读师范时的父亲和参加工作后的父亲，都是校、县篮球队的主力大前锋。那时的父亲，雄姿英发，挺拔硬朗，尤其是他跳起投篮的背影，姿势优美，动作娴熟，手起球进，就像教科书上绘制的示范图那样标准。幼小的我最喜欢在篮球场外看着父亲的背影，全场移动，攻击、抢断、上篮……他无所不能，浑身充满着朝气蓬勃的力量，每投进一个球，我们都会为他加油助威。每当赢了球，他总是喜欢笑哈哈地把我高高抛起，接住；抛起，又接住……

十二岁那年，我和同学去市里参加比赛，那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。父亲给我准备好了离家的行囊，骑车把我送到车站，并且当着同学的面千嘱咐、万叮咛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，他提着事先准备好的水果，把我送上车坐下，久久不愿下车，喋喋不休地告诉我注意这，注意那……甚至乘务员几次善意的提醒他都充耳不闻，直到车发动着了，他才一步三回头地回到车下。车缓缓地前行，我透过车窗望着父亲渐渐模糊的背影，突然鼻子一酸，眼泪“簌簌”地往下流。那时的父亲年近不惑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生活的艰辛已压得他走路有些前倾，腰身不再挺拔。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在《背影》中写到的父亲，那一趟趟在月台上攀上爬下为他买橘子的背影，正是拳拳爱子之心的真实写照。父爱如山，孩儿无论走多远，身后都是父亲不

舍的目光，无论在何方，父亲总会为几祈祷守望。

我刚结婚的时候，还在乡镇工作，虽然和父母分开生活了，但是许多家务活还是他们替我做。记得一次下班回家，远远地看到一个人拉着一地排车煤球在爬坡，他吃力地弓着身子，喘着粗气，目视前方，一下紧接一下用力蹬着地。车子左摆右晃，煤球摇摇欲坠。我从自行车上下来，紧赶两步，定睛一看，啊，这不是年过半百的父亲在为我送煤球吗？只见他汗流浹背，手上、脸上满是炭黑，肩膀已被纤绳勒出了血印。我赶紧帮忙双手用力推着车帮。忽然，“咯”的一声，车子的右轮陷进了泥坑。只见父亲略微喘息了一下，对我大喊“用力啊！”，然后一只脚落地，另一只脚腾空跨起，随着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身体向前猛冲，车子终于摆脱了困境。

这幅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尤其是父亲那满弓的身影，是世上任何摄影作品都无法比拟的。

父亲当过教师，后来从政，也算县直单位的一个领导了。早年他既代体育，又教数学，训练场上有他奋进的足迹，三尺讲台有他孜孜的背影。从事文化体育工作四十年，他创造了几多辉煌，荣誉榜上浸透着他的汗水，金奖杯上镌刻着他的功绩。父亲公道正派，原则性强，无论什么情况下，都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坚定不移地站在正义这一边。他常说，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，但必须做到走得正，行得直，身正才不怕影

子歪。这么多年来，从没看到有人指着他的背影说三道四，从没听到任何人质疑他的人品人格。

骑在父亲脖子上撒欢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，他总是耐心又慈祥，我却老是天真地央求他一刻也别不停地摇晃，那一老一少其乐融融的背影就是岁月里最美的情影。遭训斥、被打骂是我年少时的家常便饭，记得一次因考试成绩糟糕，鸟笼被怒不可遏的父亲摔得稀烂，那只喂养了许久的黄雀也没逃过厄运，趴在地上奄奄一息地哀鸣。那次逃学去池塘洗澡被父亲抓个正着，浑身被树条抽得血印道道，还要赤裸裸地站在烈日下罚罚。一眨眼，这些记忆都伴随如诉的琴声留在了童年筑砌的回音壁上。

这次回家见到父亲，腰身已不再挺拔，满头华发似霜染，甚至耳朵也有些背了，一聾三分呆，表现在行动上就显得迟缓拖拉，完全没有了年轻时篮球前锋的干练洒脱。好在耄耋之年的父母性格开朗，心胸豁达，在他们的前面，我们还能撒撒娇，找找小时候的感觉。倘若时光能倒流，我情愿再挨他打，让他吼。

每次离家返回的时候，父亲都要坚持我们上车，每当车渐前行，我转过头望着他体态佝偻、步履蹒跚的背影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泪落腮边。

父亲，虽然您的脊背已被岁月的年轮压弯，但乐观向上的心态、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的信念还会托起更美的明天，您的背影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高大伟岸。

岁月留痕

沉李浮瓜，花开半夏

刘凤鸣

夏日午后，阳光像融化的蜜糖般黏稠。我坐在老槐树下，看那些熟透的李子在枝头摇晃，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。它们紫红色的外皮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霜，像是昨夜月光留下的吻痕。

不远处的瓜田里，圆滚滚的西瓜懒洋洋地躺在藤蔓间。有的已经裂开了口子，露出鲜红的瓤，引得几只蜜蜂围着打转。瓜农刘伯说，这是瓜熟蒂落的好兆头。他粗糙的手指轻轻敲击瓜皮，那沉闷的回响里藏着整个夏天的甜蜜。

蝉鸣声忽远忽近，像一把无形的锯子，将时光切割成碎片。树荫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，风一吹，那些光斑就跳起舞来。我眯起眼睛，看见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，在地上画出一个个金色的圆圈。

母亲从厨房里端来一盆冰镇的酸梅汤，瓷碗外凝结的水珠顺着碗壁滑落。她笑着说：“尝尝，今年的梅子特别甜。”我接过碗，指尖触到冰凉的瓷面，暑气顿时消了大半。酸梅汤在舌尖化开，酸甜交织的滋味让人想起童年的夏天——池塘里的荷花开了，粉白的花瓣在微风中轻轻颤动。蜻蜓点水而过，在水面留下转瞬即逝的涟漪。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岸边追逐，笑声惊起一滩白鹭，翅膀掠过水面时带起细碎的水花。

夕阳西下时，晚霞染红了半边天。

凡尘一瞥

做加法的夏

徐满元

如果说是春天将温暖娶进了家门，那么却是夏携手已然成熟的温暖，过起了以“做加法”为主旋律的日常生活。

在气温像爬树的猴子一个劲往上蹿的大背景下，草木们欣欣向荣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；树冠们仿佛不断加大的砝码，在季节的天平上炫耀着生命的重量；小草则踩着无形的梯子往上爬，似乎不摘下几颗星星，就算不得草中英雄。

对于意气风发的草木们而言，每一缕阳光都是一句鼓励的话语，意味深长又充满力量；每一阵风儿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暗暗将它们托举，且举重若轻；每一场雨水都是及时的奖赏，爱意无限又甜蜜无比；每一声雷鸣都是天公在为自己大声喝彩，皆发自肺腑；每一道闪电都是天空俯身将祝福的哈达，慷慨地挂上了自己的脖颈，而哈达的每一次飘拂都饱含着款款深情。

对于塘、河、湖、江而言，夏天所拥有的那些长势旺盛的雨柱、雨线，便是大草原上丰茂又多汁的牧草，它们像贪食的牛羊一样，吃得膀阔腰圆，大腹便便。而它们怀里的那些畅游的鱼儿，隔三差五便簇拥到水面，仿佛一群嗷嗷待哺的牛犊或羊羔。“吧嗒吧嗒”吃奶的声音，仿佛是在给乐感很强的夏天打着节拍，让夏天的时光像音乐一样流淌。直到秋天即将来临，爱美的它们才似乎意识到减肥的必要与可能。

夏天是一所规模不断扩大的高等学府，各种各样的果实便是蜂拥而至的莘莘学子，他们求知的渴望，很快就被夏的热情点燃。而夏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汲取知识的养分，便使尽全力把白昼皮筋一样一寸寸拉长，直到夏至发出了极限的忠告，夏才极不情愿地停止了关于白昼的加法演算。好在这些勇攀高枝的

卖冰棍的小贩推着自行车从田埂上经过，铃铛声清脆地回荡在暮色里。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升起，空气中飘着柴火饭的香气。母亲站在门口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，是这个夏日最温暖的背景音。

夜色渐浓，萤火虫开始在林间闪烁。它们提着小小的灯笼，在黑暗中画出忽明忽灭的轨迹。我躺在竹椅上，看银河横贯天际，星星像撒落的碎钻般璀璨。远处传来蛙鸣，此起彼伏，仿佛在演奏夏夜的交响曲。

整个夏天，就在沉甸甸的李子和清凉的西瓜里，在荷花的芬芳和蝉鸣的喧嚣中，慢慢流淌。时光像溪水一样从指缝间溜走，但这些细微的美好，却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。

如今，猜想刘伯的瓜棚里依然会亮起那盏昏黄的灯，这个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，身上带着泥土般质朴的气息，那些甜蜜的西瓜已远销他乡，他正合计着收入。瓜田以外生长的丝瓜、苦瓜和南瓜定在夜里安静绽放着粉黄的花，为这个夏天增添更多生趣。

小院里虽凉爽安逸，但我也该回屋去了。刚转身，一只夜莺突然从树梢飞起，翅膀划破夜空的静谧。它的身影消失在月光里，只留下清亮的啼鸣，在夏夜的帷幕上划出一道转瞬即逝的痕迹。

凡人心迹

地心来的献血者

瞿杨生

群山如沉默的守护者环抱着矿区，矿井宛如大地的脉搏，吞吐着煤炭与岁月。老孙，是这矿井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矿工，却用一场特殊的奉献，让平凡绽放出别样的光芒。

老孙下井已有三十载。井下的世界，如同一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，没有四季更迭，只有永恒的黑暗与潮湿。但矿灯永远亮着，恰似不灭的星辰，指引着前行的方向。他每日弓着腰，小心翼翼地在狭窄的巷道里挪动，粗糙的双手紧紧握着工具，一下又一下地凿着煤岩。耳边，机器的轰鸣声在巷道里回荡，风钻的震动传递着大地的脉动，每一声都记录着他与地心的对话。

那次井下作业时，突发异常涌水，老孙临危不乱。他凭借多年的经验，带领工友们有序撤离。在等待救援的几个小时里，他们相互鼓励，相互扶持。那一刻，老孙深深体会到生命的可贵。他见过工友受伤时大家争相救助的团结，也见过输血管中流淌的生命接力。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珍惜、被守护。

那次经历之后，老孙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某个周末，他完成轮班升井，仔细洗去满脸煤灰。走出浴室时，阳光下那辆献血车赫然映入眼帘，宛若一块赤红的炭，在初春的微风中静静燃烧。车上的标语“用热血传递生命，用爱心点亮希望”，似一把火，点燃了他心中那团一直被深埋的善意。

老孙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朝着献血车走去。护士看到老孙，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：“老师傅，要献血吗？”老孙有些局促，双手搓着衣角：“我们矿工刚升点的，能献血不？”经过详细体检确认合格后，护士微笑着点头。

在等待的过程中，老孙说起井下的故事。护士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却温暖有力的手，眼里满是敬意。当针头扎进手臂时，老孙仿佛看到了生命的接力。他想，这袋血或许能让一个家庭重获希望，就像他们矿工之间互相扶持那样。

献完血后，老孙接过献血证，阳光洒在他身上。他知道，自己虽然只是地心深处一个普通的矿工，但他的热血，正在把地心的温暖传递给需要的人。

接下来的周末，献血车前的队伍里多了许多熟悉的脸庞。那些带着煤灰印记的手，在阳光下郑重地递出献血证。老孙望着这一幕，忽然想起井下不灭的矿灯。地心深处采掘的乌金点亮万家灯火，而此刻，他们的热血正悄然汇入生命的星河。在这片被群山守护的土地上，矿工们用最质朴的方式，让鲜红的承诺绽放出太阳般的光芒。

人生百味

夏日渐深，荷塘里的荷叶愈发地密了。先是浮在水面上的小圆叶，后来便是一柄柄撑开的绿伞，挨挨挤挤，几乎要把整个水面都遮住。荷花也开得热闹，白的、粉的，在绿叶间探头探脑，风一吹，便轻轻摇曳，像是在与人打招呼。这时候，藕尖便悄悄地冒出来了。

藕尖是荷的幼芽，生在泥里，却比荷花还要娇嫩。它只是那么一小截，尖尖的，白中透着一丝淡紫，采藕的人说，藕尖最是难寻，它藏在淤泥深处，又生得细小，非得有经验的老手才能摸得准。

我们村有个姓赵的老汉，采藕尖是一把好手。他总是一大早就下塘，裤腿挽得老高，赤着脚在泥里摸索。某阵站在塘边看他工作，只见他弯着腰，双手

在泥水里来回探着，忽然眼睛一亮，手指轻轻一勾，便带出一截藕尖来。

藕尖的时令极短，过了这个时节，它便会长成藕带，再后来就成了我们常见的莲藕。所以吃藕尖要赶早，就像吃香椿芽、荠菜一样，讲究的就是一个“鲜”字。

采回来的藕尖要先处理。母亲总是用一把小刀轻轻刮去表面的薄皮。刮好的藕尖愈发显得晶莹剔透，像是上好的羊脂玉。有时候我会偷一根生吃，咬下清脆生生的，带着一丝微甜和淡淡的泥土气息，竟比许多水果还要爽口。

藕尖的做法很多，最寻常的是清炒。母亲炒藕尖时，灶间的香气能飘出老远。她先把锅烧热，倒入少许菜

籽油，待油微微冒烟时，拍几瓣蒜进去爆香，然后迅速倒入切好的藕尖片。那藕尖片切得极薄，近乎透明，在热油里一翻便卷了边，像是一朵朵小花突然绽放。母亲翻炒的动作很快，只加少许盐调味，临出锅前撒一把青蒜末。这样做出来的藕尖，保留了原汁原味，脆嫩可口，带着藕特有的清香，是下饭的绝佳小菜。

还有一种做法是酸辣藕尖，这在我家算是待客的菜式。藕尖斜切成丝，配以红辣椒丝、姜丝，用米醋、白糖、盐调成汁，浇上去拌匀，腌上半个时辰。这道菜色彩艳丽，红白相间，酸辣开胃，尤其适合暑热难当的夏日。记得有一年舅舅来家里，母亲做了这道菜，舅舅最后连汤汁都蘸着米饭吃

夏日藕尖香

陈金涛

干净了，直说比城里饭店的还要好。

最讲究的要数藕尖杂汤。取最嫩的藕尖尖，与鲜虾仁同煮，汤要清，火要旺，出锅时撒几粒枸杞，滴两滴香油。那汤色清亮，藕尖雪白，虾仁粉红，枸杞艳红，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。喝一口，藕尖的清香与虾的鲜甜完美融合，清爽不腻，是消暑的佳品。

如今又到藕尖上市的季节，我给老家打了电话。母亲说，赵大爷已经不在了，荷塘也承包给了别人，但藕尖还是有，只是不如从前那么好找了。她答应给我寄一些来，让我也尝尝家乡的味道。放下电话，我忽然很想念那个站在荷塘边看采藕尖的清晨，想念那截刚从泥里出来的、带着水珠的洁白藕尖。



碧野雪湖的悠旅

贾文江 摄